



詩中有禪意 純樸見清新

唐代詩人王維，是田園山水詩派的代表人物。他兼具詩人、畫家之才，風格清新淡遠，自然脫俗。他素有「詩中有畫、畫中有詩」之稱，甚至有人覺得他「詩中有禪」。

記得一次到河南嵩山少林寺遊覽，晚上看《禪宗少林·音樂大典》時，就聽到把王維的《山居秋暝》譜成的曲子。每一幕，都描繪出中國古典山水畫的優美，還加上禪意：雨景與溪流、月光與禪院、僧侶與農家、禪詩與野唱，構成和諧完美的人間生活圖景。

《山居秋暝》是王維晚年隱居輞川時所作，寫秋晚山景，藉以表達他對純樸安靜、寄情山林的胸懷。原文是：

空山新雨後，天氣晚來秋；
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。
竹喧歸浣女，蓮動下漁舟；
隨意春芳歇，王孫自可留。

這首詩宛如一幅清新寧靜的山水畫卷。起首一個「空」字，已渲染出萬物皆寂的意境。月照和流水，洗滌了心靈，也具備了動感。跟着由寫景轉為寫人，那些歸來的浣紗女，聲在人先，好像打破了清靜，但非常入世。他對這種

寧靜生活發自內心的喜愛。所以，就算王孫公子，也可為這些美景而選擇留下來，安穩平靜地生活。

在山嶽風濤聲中，數十古箏彈奏出古曲《花流水》。數十浣女舞動長袖，打出節拍作和音。她們分布在橋上、石邊，長袖翻飛，又有竹木敲擊合奏，清雅而熱鬧，就證明王維之詩，確是「詩中有禪」。

王維在音樂、美術、詩作和佛學上，皆有深厚的根基，乃自幼的培養和熏陶的成果。他的祖父王圭曾任朝廷樂官，給予他很強的音樂培訓。所以，他彈得一手好琵琶，曾贏得玉真公主的賞識；他的父親王處廉曾任汾州司馬，尤擅詩文，親自教他們兄弟寫詩習文；他的母親擅長畫畫，而他從小就跟母親學畫畫，一筆水墨山水更是超逸絕倫。

母親信佛教 自幼學禪宗

王維可算家學淵源，從小就在多種藝術領域栽培養長大。還有一樣對他影響甚深，直至晚年的，就是他的母親篤信佛教，是當時著名高僧大照禪師的弟子。王維經常陪伴母親聽經論道，因此對佛學、禪宗也有所領會。他的名字也是來自佛教的，名維，字摩詰，取自「維摩詰居士」。

王維15歲入京赴試，也如當時人的少年盛氣，吟唱着「新豐美酒斗十千，咸陽遊俠多少年」（《少年

行》）。他21歲中了進士，但人到中年，經歷過坎坷，出使過塞外，就有「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」（《使至塞上》）和他千古絕唱《渭城曲》之感受。

天寶之亂，令他仕途多蹇；妻子難產而死，讓他人生跌至谷底，終身不再娶。晚年再出仕為官，心境卻逃禪入佛。相反，官位反而愈做愈高，終至尚書右丞。不過，他潛心學佛和隱居，《輞川集》中就有很多名傳後世的作品，如《鹿柴》、《竹里館》。而《終南別業》的五言律詩，更可象徵他晚年心願。全詩是：

中歲頗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
興來每獨往，勝事空自知。
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
偶然值林叟，談笑無還期。

首聯已講述他的現實境況，「晚」者，晚年也。「南山陲」就是輞川別墅之所在地，王維完全被這裏秀麗的山水、寂靜的田園所陶醉。次聯交代他興致勃勃，經常獨自遊覽賞景，怡然自得，不求人知，只求心領其趣。

水窮雲又起 悟世事變化

第三聯表面上講他遊玩時的心境，是隨意而行、隨處而安，處處皆有佳景。實際上他述說了內心所



◆王維曾把隱居地輞川的生活畫成圖，但已失傳，現只存宋朝的《輞川圖卷》。圖為遊人觀賞博物館展出的《輞川圖卷》。

資料圖片

悟，好像行至山窮水盡，而又看到風雲幻起，見妙境之無窮。他由此可悟世事變化無窮，人生之義理亦無窮。這兩句後世常被引用，讓人受用也無窮。

尾聯字面上很簡單、很純樸，好像看到兩個老人家，無拘無束地在閒聊。他們談天說地，暢快歡笑，忘了歸家，甚至忘了自己俗世中的身份、角色。這份閒適，是那麼自然豁達。由於此詩禪意處處，讓文學史上尊他為「詩佛」，與李白之「詩仙」，和杜甫之「詩聖」齊名。

◆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留恩於後有心計 劉備死前試武侯

據《三國志·蜀書五·諸葛亮傳》（下稱《諸葛亮傳》）記載，建興五年春（227年），諸葛亮率軍「北駐漢中」，在臨行之前，上疏表述出師之意，此即今日中學文憑試十二範文中的《出師表》。

自章武三年春（223年），蜀先主劉備臨終託孤於諸葛亮後，諸葛亮便積極籌備北伐曹魏。據傳載，劉備死後翌年，諸葛亮獲封「武鄉侯」，開府治事，有了自己的工作班底。他的第一項任務便是與孫吳重修舊好，讓蜀吳兩國重回《隆中對》擬議的軌道上。

然後，在建興三年春，「率眾南征」，此即是《出師表》所說「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」。當時，蜀國南方乃「夷人」聚居之所，無論氣候、習俗都與蜀人有異。《漢晉春秋》記錄了諸葛亮戰勝孟獲之後，仍然重新委派孟獲作為地方長官，想「以夷制夷」。

待「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」，諸葛亮便在兩年之後率軍北伐曹魏，目的是「北定中原」「興復漢室」。當然，歷史告知我們，諸葛亮並沒有成功，然

而，讓人讀之淚下的《出師表》卻成為了千古名著。

《諸葛亮傳》記劉備在永安病篤之際，特意從成都召來諸葛亮，把後事與劉禪交託於他。劉備當時甚至對諸葛亮說：「你的才能高於曹丕（曹魏君主）十倍，一定可以安邦定國，成就大事。如果我的兒子（劉禪）可以輔助的，你就輔助他吧；如果他真是不堪大用，你就取代他吧」。

雖然，作為外人的我們聽在耳內，總不免覺得劉備是在試探他，但在忠義的諸葛亮心中，卻不會想太多，隨即「涕泣」回應：「我一定盡我一身之力，以忠貞之節，以性命報效。」而在這個時候，劉備也叮囑劉禪必須「事之（諸葛亮）如父」。

所謂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」，劉備當時實在是「靈台清明」。他一方面把自己與諸葛亮的私交感情轉移給劉禪，讓他們結成「父子」關係；另一方面，也把「封爵」之德交予劉禪，讓他可以直接施恩於諸葛亮。

考《諸葛亮傳》，在張飛死後，劉備

臨終之前，諸葛亮已經是「以丞相錄尚書事」，「領司隸校尉」。從職權上說，前者已是百官之首，而後者更是「職在典京師，外部諸郡，無所不糾」（說明地位之高，有監督京師和京城周邊地方的權力），地位僅次於「封侯、外戚、三公」（《漢儀》）。因此，劉備在生之時，諸葛亮已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所以，劉備「託孤之言」，可能也真出於真心，又或者很明白自己的兒子並無過人之資，所以才希望諸葛亮以重臣、權臣的姿態輔助劉禪。

再者，劉備在生之時，應該並無封過諸葛亮任何侯爵，而當劉禪即位之後，即越過「關內侯」「亭侯」，直接封他為「武鄉侯」。要知道，黃忠死後只是獲封「關內侯」，而關羽也不過是「漢壽亭侯」，所以諸葛亮受到的恩惠實遠超眾人。當然，這可能是劉備「留恩於後」的心計，但無疑也說明了劉氏一族對諸葛亮的重視與信任。

因此，諸葛亮在《出師表》中，很自然流露出對劉氏父子兩代的情感，同時也可以看到他自己身上的壓力。

◆葉德平博士，香港作家，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，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

設置辯論戰場 劃定討論範圍

對於喜歡辯論的同學而言，不少人喜歡場上那種唇槍舌劍的刺激感，甚至感覺「辯場如戰場」。然而這句話並不只是一種感覺，更是一種重要的辯論意識。我們在準備比賽時，可以視比賽為一場戰役，並在事前作出部署。在這種意識下，辯題及站方確定了目標，但除此之外，很多部分都是有創作空間的，包括「戰場」。

為了更具體說明這一點，我們今天以一條比賽辯題「考試導向的教學方法最有利學習」作為討論。這是一條驟眼看上去感覺很簡單的辯題。正方可以列出一堆考試的意義、價值，如有明確的學習目標、清晰的學習範圍、公平的成果反饋。相對而言，反方說的是考試的缺點，如有違全人教育、過分着重考試會扭曲教學心態。這些論點基本上都沒有太大問題，但其能否發揮效果（支持論證）？這取決於雙方如何運用。

「考試導向」屬教學方法

在辯場上，我們要因應辯論及己方的

立場劃定戰略，也即是討論的範圍。「考試導向的教學方法最有利學習」這條辯題的正方，應該一開始即明確討論「教學方法」與「學習」之間的關係。即是說我們不是討論「考試」的正反價值，而是「考試導向」這種教學方法。在這種設定下，「考試」本身是已存在的前設，因為如果沒有考試，也不會有這條辯題的存在。所以在有考試的設定下，「考試導向」作為一種教學方法的成效，是要討論的範圍。清晰設置了這個戰場，反方如果作出針對考試本身的批評，正方就可以指其離題。

討論「考試」變成離題

至於「學習」，就更是要設置在與考試的關係中。正方的戰場設置是以「考試」為前提，在這前提下，考試是作為一種學習成果的反饋機制。即是說，考試的主要作用之一，是給予學生檢驗自己的學習成果。因此，採用考試導向的教學手法也是順理成章。由此看來，在設置戰場後，正方更易地發展其論點，

有一種「加成」的效果，這正是「戰場」作為「有利地形」的意義。

對於反方來說，如果正方有效地設置了戰場，反方是處於被動狀態的。此時，反方可以有兩種做法。一是嘗試設置另一個有利自己的戰場，但這種方法往往事倍功半；另一做法是突破正方的戰場。例如在此辯題中，反方可以承認考試的存在，但卻強調考試本身就是一種輔助學習的工具／手段，而不是學習本身。如果以考試導向作為教學手法，就會過度重視考試，使考試由手段變成了目的（社會學中所謂的「異化」），這樣會扭曲了學習的價值。

這種策略就如同在對手的戰場上進行有力的突破，雖然難度高，但卻能有效破壞對手的戰場。無論正反雙方都應該有「戰場」意識，並以此設定主線，這樣雙方的辯論比賽水平可以提升到更高的層次。

比賽片段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oLQ_iRItepA&list=PLF-CC209258795EE8A&index=2

◆任遠（現職公共政策顧問，曾任職中學、小學辯論教練，電郵：yydebate@gmail.com）

古文解惑

隔星期三見報

良藥苦口 忠言逆耳

明刻本《菜根譚·前集》第5條、清刻本《菜根譚·概論》曰：耳中常聞逆耳之言，心中常有拂心之事，才是進德修行的砥石^❶。若言言悅耳，事事快心，便把此生理在鴆毒^❷中矣。

上文說明，君子要提高道德修養，應該要把不順耳的逆言視為苦口良藥，時刻反省自身，不能只聽信稱讚自己的甜言蜜語。這道理，大概可以「良藥苦口，忠言逆耳」八字總結。考其典故，源遠流長，屢見於不同古籍。

據《說苑·正諫》、《孔子家語·六本》所載，孔子曾言：「良藥苦於口利於病，忠言逆於耳利於行。」事實上，孔子一生，周遊列國，致力弘揚儒家聖王思想，其言論卻被視為迂遠空談之論，始終不獲諸國君王所用，這亦可視為「良藥苦口」的一個寫照。

此外，《韓非子·外儲說左上》提到：「夫良藥苦於口，而智者勸而飲之。知其入而已（止）已疾也；忠言拂於耳，而明主聽之，知其可以致功也。」謂有用的湯藥，喝起來雖然很苦，但是智者也會喝下，因為知道苦藥可以治好自己的病；忠直的話語，聽起來雖然刺耳，但是明君也會聽從，因為知道忠言可以助己成就大業。後人遂用「忠言逆耳」為成語，表示誠懇正直的規勸往往使人難堪，不易被人接受。

戰國末期，韓國飽受強鄰秦國威脅，內憂外患，人心渙散。韓非為韓國宗室公子之一，曾在荀子門下受業學習，希望能用一己之才，為國效力。於是，他把滿腹抱負，寫成《韓非子》一書，屢次上書勸諫韓王，冀能挽救國勢，惜始終不為所用。後來，《韓非子》一書傳到秦國，秦王政讀到書中《孤憤》、《五蠹》諸篇，驚為天人，遂以戰爭要挾韓王，迫令韓非出使秦國。

韓非來到秦國後，秦王政發現他原來有口吃的毛病，說話結結巴巴。秦王大失所望，便將之投閒置散。李斯當年與韓非一同師從荀子，深知這位老同學的才華與智慧極高，深怕自己會因韓非得到重用而失勢，便與姚賈一起進讒言誣陷，讓秦王將韓非下獄。然後，李斯又在獄中私下用毒，韓非就此被害死獄中。不久後，秦王派人到獄中赦免韓非，但為時已晚，悔不當初。

不過，韓非的法家思想與理論，仍深深影響秦王政，秦國亦以此制訂對付六國的戰略，終於在公元前230年消滅韓國，及至前221年消滅齊國，完成統一天下的霸業。可惜，秦王政死後，李斯與趙高密謀奪權，偽造詔令，改擁立嬴政幼子胡亥繼位，從此把持朝政，控制群臣，一步步走向滅亡之道。

如果當初秦王政重用韓非，不聽李斯之言，秦國的歷史會否改變？這一點，無人知曉答案。但對秦國而言，李斯的讒言無疑就如毒藥，而秦王政因韓非口吃而覺拂耳，以言廢人，大概亦可作為上述《菜根譚》語錄的一個補注。

譯文

耳中經常聽不到順耳的忠言，心中經常有不順心的事情，才是提高道德修養、陶冶品行的砥石。如果聽到的話句句悅耳，遇到的事件件稱心，那就等於把一生葬送在毒藥之中了。

註釋

- ❶ 逆耳：不順耳。逆，借作「𦐇」，古文字象倒轉之人形，表示逆反、不順從的人。《說文》：「𦐇，不順也。」
- ❷ 拂心：不稱心。《說文》：「拂，過擊也。从手弗聲。」徐鉉曰：「擊而過之也。」拂，本義是拂拭、拍打。後借作「拂」字，指違反。《說文》：「拂，違也。」《康熙字典》：「拂，音佛。與拂通。違也，戾也。」
- ❸ 砥石：磨刀石。古稱粗石為礪，細石為砥，皆引申而有磨練義。《尚書·禹貢》：「礪砥登舟。」孔安國傳曰：「砥細於礪，皆磨石也。」
- ❹ 鴆毒：毒藥。鴆，粵音「朕」，傳說中的一種毒鳥，喜食蛇蝥，其羽毛有毒，若泡酒飲用，可置人於死。成語「飲鴆止渴」，即作此解。《說文》：「鴆，毒鳥也。」《玉篇》：「毒鳥食蛇，其羽畫酒，飲之即死。」

◆謝向榮教授
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

